

楚戈繪畫中的禪意

陳清香

楚戈，本名袁德星，一九三一一生於湖南湘陰縣白水鄉。父柏椿公務農，一度任職於粵漢鐵路長岳段，母馮氏工刺繡女紅。

幼年處於日軍侵華的年代，入私塾啟蒙，從宋容生習左傳、詩經，從詩人李林讀唐詩、古文，學作對聯、絕句。也讀到西洋文學名著的中譯本。十六歲考入汨羅中學，接觸到三十年代的新文學。

一九四八年從軍，從此戎馬倥傯十七年，一九四九年隨政府遷臺駐臺中。雖在軍中，仍以文會友，以藝會友，結識不少詩人畫家，也發表了不少現代詩，後來結集成《青菓》一書。

他退伍之後幾年，於一九六八年入故宮器物處工作，激發他探討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興趣，從此由詩人改行踏入古器物學研究的領域，一九七六年出版圖文並茂的《中華歷史文物》，廣受好評。

其後，他稿約不斷，又應聘主講空中大學

的「東西藝術欣賞」課程並撰稿。

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三度舉辦個展，他又搖身一變而為不折不扣的藝術家，除水墨畫之外，又優游於陶瓷、彫刻創作。一九八九年應法國文化部之邀，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畫廊與世界百名畫家共展畫作。一九九二年又與世界四十九位畫家共展石版畫於西班牙巴塞隆納奧運美展會。

楚戈與佛教的淵源很早，大約在三十歲時便皈依松山寺住持道安法師。曾經和葉濤天、張曼濤二人一齊住在松山寺，當時松山寺只是一間茅篷而已。三人都想出家吧？後來葉居士是真出了家，但又還俗；張居士則是由青松法師還俗的。而他自己也沒有出成。

雖沒有出家，但佛教的理念卻幫助他度過人生最困頓的難關。一九八〇年農曆十二月底，他在醫院接受檢查，得知患有鼻癌。他選擇傳統的醫療方式，遷居桃園鄉下，用道家和佛教的理念調息，或念佛、或打坐、或觀想，

持續了九個月，又回到臺大醫院，接受西醫治療，每週三次照鈷六十。

他每次照鈷六十時，以佛家的空觀處之，將生死齊觀，身心放下，將身體視作一部機器，把心也悉數空掉。同時他在醫療期間，依東方傳統的理念，飲食盡量清淡，多食水果蔬菜，少鹽少魚肉，海鮮決不入口。果然治癒出院。

袁先生最令人景仰的是鍥而不捨的學習精神，有傳統文人的風骨。他非文學系出身，但古典詩、新詩造詣高；他非藝術科班出身，但水墨畫作、陶瓷、景觀雕塑等，卻蘊含著豐富的詩人畫家情懷。

他為臺中市府慶祝建府一百週年紀念所設計的十八公尺高「中字雕刻」，矗立在中港路和英才路口，表現了儒家的中庸、佛家的中道，有書法的美感，有現代造形的新手法。也為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搭上橋梁。

去年，他應觀想藝術中心之邀，做了一次

「楚戈禪畫展」，一反過去鮮艷對比的色感，只以水墨濃淡渲染，加上率意題筆的禪語，使人有清新、高雅，一掃俗慮之感。

封面所示，為一九八四年所作的水墨設色畫，題為「黃河之水天上來」，以墨書題款於山麓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入海不復回」，借用李白的詩句，寫山河的壯闊，雖是設色，以紅霞表天際，仍隱約意有所指。封底的水墨畫題為「雲之歸宿」，以簡逸的筆觸，畫不動的山和流動的雲，款曰：「在天空流浪的雲，所要尋找的是山的那一分穩定，聚集著的旅人，橫陳在山的懷抱裡，片刻的憩息，就如同永恆，因為任何時候，都有煙消雲散的可能。」

從幾幅富藏禪機的水墨畫中，可以看出楚戈的畫蘊涵著東方文人的詩意和禪趣，繼承宋元以下逸格或減筆的畫風，且繪畫和書法融成一氣，但構圖和染色、題款等，又不失其現代感，或許這就是楚戈式的禪畫吧！

